

所仪世间,所仪心

——读赵月琴的散文随笔集《所仪的世间》兼谈散文写作

□ 马明高

一

其实,我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应该是,“道德情感、自然情感、审美情感与情感疗愈”。但是,我觉得有些太长,又有些学院派评论的刻板教条。而这与散文写作的精神大大相悖。记得《在场主义散文宣言》中有过这样的话,“‘散文性’的四大文体特征所体现的‘随意’、‘片断经验’、‘散漫’和‘自由表达’,向我们昭示了散文的精神指向——自由。这也是人类一切精神的终极意向。”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说得话有道理,所以就记住了这些话。依此,我觉得还是用现在的这个题目,来写这篇文章妥贴。

赵月琴把她的散文随笔集《所仪的世间》书稿,给我传过来后,我把这些散文随笔看了两遍。这些散文随笔,是与她的生活、工作相伴而生的,是与她的情感滋生、变化、蔓延同步涌现的,也是与她的日益成长共同完成的。这些文学记录了她在生活和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记录了她对父母、孩子、丈夫、同事和朋友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琐碎情感,记录了她外出旅游和笔会采风时的许多感动与感悟,记录了日常读书和观影的思考与认识,记录了她对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些现象与问题的个人看法和见解。正如她在自序中所言:“打开旧的文字,更像是打开尘封的日记,各种复杂的往事跳到眼前,使我一次次回到那些曾经流连过的日子、情境。美好的时候有,纠结的时候有,振臂一呼的时候有,思索放下的时候有。打开它们,便是打开一段段往事,而这些被复苏的往事,如果没有文字的记载,可能就永远消失不见了,包括我自己,也可能永远不会再想起来了。而我,在这些文字中,找到了独立知性,找到了可爱伶俐,找到了奋勇搏击,找到了细腻温婉,找到了友爱良善。其实,我本身也是一个宝藏啊!这想法跳出来时,我被感动到了,为自己曾经的不易、艰辛与苦苦挣扎,也为内心深处久久不灭的理想之光。原来,只要你愿意,你自己就可以是一道光,一束花,喜悦自己的同时,也影响到别人。”

从赵月琴的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她对眼前我们所处的这个世间是有所喜欢的,有所敬畏的,有所心仪的,有所感恩的。她是带着—

颗诚实而素朴的欢喜心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来看待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来看待人世间的所有关系、情感和琐碎杂事的。我尤其喜欢她在这段文字中最后的几句话:“原来,只要你愿意,你自己就可以是一道光,一束花,喜悦自己的同时,也影响到别人。”

所以,我觉得“所仪的世间”这个书名,与她里边的文字是妥贴的。而且,我能从她的这些文字中,能够感觉到,她不仅所仪这个人世间,而且极所仪自己的心。她对自己的这颗心是尊重的,敬畏的,心仪的。因此,我对我现在写的这个文章的篇名亦觉得极妥贴。而且,我很喜欢这个文章的篇名。

二

写作是自我塑造和成长的一种方式,尤其是散文随笔的写作。一个潜在的作家大都会像赵月琴一样,在笔记本或电脑、手机上做这样的生活日志,以此不断培养一种鲜活而专业的文学声音。这可能是许多作家成长的切身经验。因此,国内外有好多用各种各样的比喻来描述作家的笔记本或电脑日志,诸如实验室、镜子、头脑风暴工具、破冰船、垃圾抽屉、寄给自己的明信片、淋浴间的歌声、刚启动的电缆、备忘录、档案馆、选集、仓库、旅游摄像机、窥探装置、观察员、救生包、记录精神疾病的方法、冥想练习、治疗师、精神顾问、共鸣板和一个密友等等。当然也有叫得邪乎的,譬如哭墙、堆肥箱、沙袋和忏悔室等。这些写满文字的手卷,犹如一些精灵,会在他们每身身体沉睡时施展出种种意外的恩典。他们可能会在这些羞怯或放肆的文字表达中,把自己的生命情感与精神意识交付给生活日志,甚至通过生活日志变成上瘾的书写狂。

好在生活日志和散文随笔写作有着天然的相似性。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是两者给我们的一个令人欣喜的无声承诺:自由地去写,去写自由的心情,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感受。不管文字笨拙,句子散漫,还是思想偏见、情感愚蠢,行为幼稚,但都无所谓。因为它们从来就不是思想汇报、逻辑证明或法律申诉,也不必说服谁,请示谁,重要的是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即使它们导致矛盾,互生抵牾,也是自己生命阶段的情

感波涛,生活截面的念想记录。正如威廉·泽格教授在谈到蒙田的散文随笔时所说:“他从争辩或试图说服他人,他没有竭力争取读者的认同,因此,他不必担心被反驳。”相反倒是,通过在这个实验的安全场所里放肆的书写,使其成为一次次开放式的冒险,从而引向怀疑和震惊:正是这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会提升自己,意想不到地出现一些好的散文随笔,真正发出自己内心深处自由而熟练的歌唱。

赵月琴这本散文随笔集里的文字,都是这样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具有顽强的真实性,是个人内在思想的自由抒发,是个人情感管理艺术的逼真纪录,当然,也是女性情感疗愈的自我保护与安慰。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很喜欢她的这种散文随笔写作的姿态与行为。当然,这本散文随笔集中,也不乏一些优秀的散文随笔,诸如《仙居》《街巷深处》《十字路口》《桥主》《皱纹》《想要的我》《活着》《选择活着》《挤生活》《朋友》《境界》《思晋城》《游走庞泉沟》《十二连城》《家破口》《山城柳林》等等。“因为贪恋于文字,读着,写着,玩味、折腾的同时,愈发强烈地渴望着更多的自由。自由如身,束缚如绳,绳越紧,对自由的渴望越强烈。想一个人在暗夜里走走,哪怕在陌生的街头;想离开生活的空间外出走走,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周。实在不行,请允许我随时站在春天的寒风里,任一吹拂,吹开冰封的身体,吹动凝结的散放,吹响自由的鼻息。”这样的贴心而舒适的文字俯拾皆是。我很喜欢读这些发自内心的文字。正像奥斯卡·王尔德的书名所言:《自深深处》。

三

情感是人间一切文学艺术致胜的法宝。散文艺术尤其如此。因为人是天生的情感动物。所以,情感对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某位人、某件事、某个物、某些景产生的某些触动人的情感,常常就是写作者进行文学创作的动机。这可能就是情感与文学最初的联结。然后,读者通过心心相映的情感,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共鸣或共情,从而与作者、作品建立起了生命链接。其实,好多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源自对自身的一种情感疗愈。我们读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等,联系作家的生活经历,都自然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20世纪80年代,国外出现一种“叙事心理学”的概念,并且在两位外国专家编写的《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中,在原有的心理治疗模式以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治疗模式,即“叙事治疗”。当然,追溯到弗洛伊德的《心理治疗与咨询的理论及案例》,他在其中也提出了“谈话治疗”。它多用于对童年早期痛苦记忆对后来形成的情感疾病进行谈话式的疗愈。按照高丽等人所著的《心理创伤者的叙事治疗个案报告》来看,叙事治疗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是叙述故事阶段,通过“主线故事”“问题故事”的叙述,来完成叙事者的身份转换。第二是解决问题阶段,通过“确立叙事主体,促进问题与人分离”,达到“跳出问题看故事”的目的。第三是“重构主线故事”,丰富或改写“主线故事”,“以构建新的生活视野和积极力量”。第四是“仪式强化创造性自我”。由此来看,“叙事治疗”与作家的创作过程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好多作者的叙事书写,都是一种情感疗愈。尤其是散文随笔的创作,大都是写作者为疗愈自己的情感创伤而书写的。我想,赵月琴这本集子里,好多文章可能也是如此。

当然,优秀的散文随笔写作,其实就是对各种复杂情感的平衡和处理。我们知道,人的情感是极其复杂的,有自然情感、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等等。自然情感是人天生的情感,其最大的特点是天然的存在性,而没有所谓的是非、善恶和悲喜等等的分辨。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说,这是一种“不能被真理和理性所反对或者与之相矛盾”的情感模式。而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则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之上,能够被后天培养、规训的情感,是对自然情感的修剪或丰富。虽然都来自相同的自然情感之基础,但是,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属于相互交叉的两个方面。按照张晶在《审美情感·自然情感·道德情感》一文中所言,审美情感是“体现在人的审美活动过程及其物化形态中的情感类型”,是一种个体的、功利性较弱的情感模式。按陈芳洲在《试论情感知识化与情感疗愈的可能性》中所言:道德情感则是“辨别和审查情感关系的情感类型,是一种群体性的具有定义、审判功能的情感模式”。而我们在散文随笔创作中,就是要冲破道德情感的藩篱与束缚,最大化地回归和还原自然情感,丰富和物化我们的自然情感,进而上升到博大深远的审美情感。只有如此,才能书写出散文随笔佳作来,引发更多人的共鸣、共情和共振。

正如散文作家、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龚静所说:“散文是人书俱老的题材(体裁),一边写一边探究,一边写一边怀疑,一边写一边不断碰撞可写不可写,写到永远写不到的世界,探究不写比写到更有价值的边界,是我们运用散文的际遇。”赵月琴也在《读书与写作及人生思考》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写作是一条流动的河,河道可以不变,但河水的形状总在变,总在调整,总在适应新的路途,映照新的太阳,接收新的风向,带着新的味道奔向前方。”

我极赞同赵月琴在情感疗愈后“人到中年”的人生感悟:“人生最不能忍的是欺骗,最不能受的是侮辱,最不能失的是自由。而我最怕的是,一直信誓旦旦的人突然有一天反目了,一直信以为真的理念突然有一天被告知全错了,一直信赖的天突然有一天塌了……”“人生最惨痛的教训是,醒来方知,一切已经变化,曾经熟悉的全是错的,你得从头开始……你不知道自己要经历多久才可以重新开始。”

真的,母亲说的很对,“没有被针扎过,就不知道针是可以伤人的,就不知道人是痛觉的。”你说的也很对,“人到中年,我仍然会一次又一次地忘掉伤痛,不知深浅地陷入到生活的深处,将自己扎伤,然后醒来,然后在伤痛中解悟人生的真谛。”

赵月琴说的对,写作的未来真是捉摸不定。希望她在新的体悟中,脚踏实地地步入到新的生活状态和新的写作姿态中,写出更新更好的优秀散文随笔作品来!

所仪世间,所仪心,才是我们共同的心之所向,文之所往。

感恩2021

□ 薛锦红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不经意间,2021年已悄然离去。回望2021,我心存感恩,也有诸多可喜可贺、可圈可点的事情,值得记忆。

喜之一,获了几个奖。一是获评市政府办2020年度信息工作“成绩优异个人”,本单位也获评“成绩优异单位”,位居全市50多个市直单位综合得分第7名。2020年,我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疫情防控等工作的宣传,撰写“三农”信息、疫情防控信息等200多条,并有143条被山西农业农村厅《山西农业农村》、市委办《吕梁信息》、市政府办《吕梁政务信息》及《吕梁日报》采用。其中《吕梁日报》38条,这是我作为自由撰稿人自2010年向《吕梁日报》投稿以来,最“丰产”的一年。就在2021年12月31日,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一次性收到了《吕梁日报》社寄

来的8张稿费单。尽管稿费额度微乎其微,但发放稿费体现的却是报社对文字工作者的尊重和关爱。还记得,在十年前的2012年,我也曾被《吕梁日报》评为年度“优秀通讯员”。二是获评市政府“2020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个人”,本单位也获评2020年度安全生产工作“优秀”等次。三是获评本单位党组“在2020年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给与嘉奖”。在当年目标责任制考核中,我被评为“优秀”等次。这是我自2019年6月转隶到新单位后,连续两年获此奖项,这应该感谢单位的相关领导和同事们。

喜之二,发表于2019年12月21日《吕梁日报(晚报版)》的拙作《回不去的故土,忘不掉的乡愁》入选离石区文联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选萃》一书,与众多先贤大家“群英荟萃、并驾齐驱”,既深感荣幸,又惴惴不安。这是拙作第二次入选离石区文联文学艺术作品专辑。2020年,发表于2015年5月9日《吕梁日报(晚报版)》的拙作《五一,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入选离石区委宣传部、离石区文联编撰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艺术作品集》。近两年来,我曾以“离石区作家协会会员”的身份,两次参加离石区文联组织召开的由全区各文艺协会会员参加的会议。这要感谢山西本土知名女作家、离石区文联主席、文集主编李心丽女士厚爱!

喜之三,调薪。这应该是最最实惠的“喜”事。这次调薪,是我转隶到新单位后,除职称评聘调薪后第二次提薪。关于职称的评聘职称评聘了周折:2018年2月通过了资格评审,2020年4月获聘,年底兑现了工资。

喜之四,是关于我的儿子。2021年6月,儿子面临中考升学。这是一个一直以来就颇令我头疼的事。儿子学习又不拔尖,还不想去太差的学校,这可如何是好?但结果是,儿子凭借自己的实力顺利进入我预期的理想中的高中,可谓喜出望外呀!!!

还有一件比较开心的事情是,在我四十七岁生日的时候,收到了两个孩子别具特色的生日“礼物”。2021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本是一年365天中极其普通的一天,但在那天,我的生日意外撞上了“六一”儿童节,也算机缘巧合。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地懂得感恩、记住父母的生日,也是传承孝道文化的重要方式。那天,孩子们不约而同地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祝福。正读高二的儿子选择在下午4点21分,在学校里借来老师的手机给我打来了电话,晚上去她时又把一张预先写满字的贺卡递给了我。马上就要中考的儿子则在祝福的同时向我表示,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这句话应该是儿子发自内心的说出来的,他的这句话,在20天后的中考场上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验证!那天,天气非常好,我也非常开心!

